

生活佛教（下）

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開示於慧炬印光祖師紀念堂

恆有法師 ◎ 主講

沈惠珠 ◎ 整理

以生命說佛法

我認為一個人不要依賴別人，因為我是以生命向你們說佛法。我十二歲離開家，什麼都沒有帶。從山東省日照縣于家村到青島，再到浙江的長安鎮、江蘇杭州的上清宮，道教老祖宗的那個廟上清宮，然後沿公路步行，走到江西贛州，從贛州走到廣東的某個地方，我記不起來了。走路，不停的走，我只有十二歲，這段時間沒有飯吃，後面是共產黨，前面是國民黨，我們就夾在中央。那個時候軍人叫丘八，兵是個丘八，我們是丘九。在這當中，我沒有依賴任何一個人，因為沒有人可以依賴呀！人家不要你依賴，人家怕你。

後來我到澎湖，然後到台灣，我在高雄做小工，給人家印信紙，那時我十六歲多，還不到十七歲。我想印信紙，做個工人，將來好像沒有多大希望，我要到台北去考警察學校。警察是什麼？我不知道。招考廣告說，警員是委任十六級或十四級，是委任官，心想總比一個工人好。我就去報考，但是我沒有錢坐火車去台北，那時最慢的車要二十四塊錢，我沒有錢。

我第一次求人，到高雄小港求一個我們曾一道流浪的朋友。他在那裡作事，有家庭了。禮拜五我到他家裡住下來，禮拜六過了，不能開口，不好意思，張不開口，兩個人坐在那裡不講話。到禮拜天晚上我非走不可了，我講我想借二十四塊錢，他說沒有。當時那種難過，那種羞辱無助的感覺，那種心情，不是你們能體會，也很難體會到的。因為開口借錢對我已經是很困難了，結果張開了口，竟然沒有。

我沿著台糖小火車鐵軌走，對面來了一班火車，我心裡想著借錢的那種痛苦，沒有看到那列火車。火車司機看到我就按喇叭，我因為在澎湖當兵受過嚴格訓練，聽到喇叭聲，沒有任何思考就趴下，火車開過去，我趴在那裡，趴了半天我沒有起來，我躺在那兒看。

我在澎湖受的那種罪，那種折磨，也不是你們能想像的，那是非常苦的。我是被迫當兵，那種折磨就跟共產黨的勞改差不多。我現在講起來很舒服，但當初不舒服。因為這次火車事件，使我對當初在澎湖受的那種苦，不再那麼難過，那麼抱怨和怨天尤人。因為我經由那個訓練，才能憑直覺反應趴下來，沒有被那列火車壓死！

在順、逆境中求真理

天下事沒有絕對的好或壞，我現在看任何事沒有好壞，沒有順或逆。要看你如何利用它，你會利用，什麼都好，你不會利用，什麼都壞。多少環境順的人，墮落了；多少環境艱苦的人，站起來了，端視他會用不會用啊！所以各位，如有法友，你的環境不大好，你小的時候受虐待，你不要氣餒，你受的苦沒有我多。所以我們人呀，在任何時間、任何環境都要學習。學習什麼呢？求真理。在自心中求真理！所以我說，在順境中求真，要堅持自己以免墮落。在逆境中求真，要包容，事事包容，改善自己。在逆境中你要包容，包容那個逆境，利用它改善自己，那麼哪裡還有逆境呢？

佛教也說「逆境生道心」，這不完全對。你要先有道心，處逆境才能生道心，你沒有道心，處逆境會墮落！在逆境中，我們要利用逆境改善自己。我常跟有緣人說，修道不難。怎麼說不難？因為修道不用求人，我的經驗告訴我是這個樣子，佛也這樣教我們。修道人，不管任何事情，永遠看你這一頭。

永遠檢討 改善自己

我到北京電信局打電話，買一張紙要五毛錢，我給那位小姐十塊，她須找錢給我，她沒有找給我，叫我去打電話，我就先去打電話，我打完電話回來，要她找給我九塊五毛，她就不高興，她生氣，因為她根本就不想找給我。買一張紙五毛錢，十塊錢她拿去了，我跟她說，我剛才給你，你就應該找給我。她發怒，從籃子裡面拿出來丟給我，丟到地上，我還要自己撿起來。我並沒有生氣，當時是嘲弄她一頓就是了。我怎麼嘲弄她？我說我講一個笑話，你不要生氣。「小姐你有沒有結婚呀？」她說：「關你什麼事！」我說：「你這樣的脾氣，恐怕嫁不出去喔！」

我不生氣，我只想我這一頭。我想，這位小姐真是慈悲，給我錢，我就撿起來，小姐給我錢，我很高興謝謝她才對。什麼事老想自己這頭，不要想人家的錯誤、人家的壞，永遠不要想，永遠檢討自己，永遠是自己錯。有小偷偷走了我的皮包，我不應該生氣，我須要改善自己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今天我被小偷偷走了 passport，是因為我福報不夠。如果有福報，我今天是李登輝，小偷扒不走我的皮包。我並不是說我要做總統，不是這個意思。我是說一個人的福報夠了，沒有業障，人家就不會偷你的東西了。

我記得古代有一位老法師，好像是唐朝時候的，什麼名字我記不得了。聽說他在北京城打了一輛金子做的三輪車，金子做的，在廟門口擺了三天。人家問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，他說：「我因為一劫多都沒有偷人家的東西，我擺三天也沒有人偷我的三輪車，那表示我的福報夠，如果車被偷了，我想這是我的福報不夠，我要好好改善自己。」

講這個故事，不是真要你這麼去做，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。做任何事，應該要檢討自己，改善自己，這樣最實際，是你最受實在利益的方法，這就叫做修道。對個人來說，成佛不成佛，你不必管它，不用管它，就是改善自己，這是最實際的辦法！

釐清批評是真正的護持佛法

我再舉一個例子，前幾個禮拜，我去力行佛學院，看到一本《海潮音》雜誌，翻到其中一篇文章，一位劉居士寫的，他提到胡適之。胡適之曾批評王小徐的《佛教與科學》，我不記得文章怎麼說，胡適之的大意是說：你們佛教徒包括王小徐先生都是迷信，你們說「我」是假是妄，說茶杯是假，手裡拿的筆也是假，可是你說修習止觀可以得六神通，又說有極樂世界，有淨土，所以說你們的「真」是你們佛教的真，你們的「假」是你們佛教的假，你們的「真理」是你們的真理，你們的「妄」是你們的妄。大意差不多，字不大對，我老了背不了那麼多，大概是這個意思。就是說佛教忽真忽假，搞得胡適之也糊塗了。這位劉居士就批評，他罵胡適之，他說胡適之根本不懂佛教，根本是個國中生、小學生，隨便說話，根本就不配做中央研究院的院長，讓他做院長是國民黨的大錯誤。他連《哲學史》寫了一冊，下冊都寫不出來了，還敢講話。就這樣罵他一頓。

我的感受是這樣，我認為任何人批評我們佛教，這是我們整個佛教的逆境，跟我個人的逆境是一樣的，我不排斥它。我接受胡適之說這話是真實的，因為胡適之確實講過這個話，我們應該拿來看看，是哪個地方令胡適之糊塗了？說實話，我們佛教徒自己也沒有把真假現象搞清楚，不信，你去調查，問問看，我們自己很多人也不清楚。就是你這樣唱，我也這樣唱；我師父這樣教，我也這樣教，我也這麼說，我徒弟徒孫得這麼說。這樣不行耶，我們必須看看胡適之為什麼糊塗了？他糊塗在哪個地方？我們拿出來說明一下。胡適之所以糊塗的原因，是因為我們佛教沒有把真假的定義界定清楚，什麼叫做真？什麼叫做假？你參考 reference field 什麼叫做真，真假它有一個標準的嘛，不是隨便說這是真，這不行的。我們都說身體是假的，是妄我，不要愁。可是你有感冒，流鼻涕，你就煩惱起來，這哪裡是假？這不假，這很真！身體很真，對我們是真，對我們還沒有悟的眾生，在這段世間裡，它真。

我說佛教是個相對論，相對的，任何一種看法必須看是對什麼人的看法是這個樣。我們應該界定說，這個東西對一般眾生它是什麼樣？這個茶杯很真，我們拿它可以喝水，怎麼會是假呢？但是對天上的人怎麼看？菩薩怎麼看？佛怎麼看？我們不同的人，在不同的環境下看這個東西，是什麼樣的結果？你願意做什麼樣的人，你就難擇呀！我不強調這是假，它畢竟是不假，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它，我們應該接受它，不要限制它，這是對某些人在某個時間做如是觀。如果我這麼說，我想胡適之他不能夠反對。所以我說，外界對我們佛教的批評，不要排斥，不要防衛，我們好好地坐下來跟他談談，談問題在哪兒？我們的問題在哪裡？去釐清它，這才是真正的護持佛法，這是我對護持佛法的看法。我說這話，希望你們好好地聽，我並不是說胡適之是對的，沒有這個意思。我們要真正護持佛法，能夠把反對我們的人吸收進來，那不很好嗎？做個朋友嘛，不要排斥。

把佛法應用在日常生活上是真正的護持佛法

我想起一件事，很多年前，那時我還沒有出家，師父叫我去萬佛聖城，講兩個禮拜有關禪宗方面的東西。有一位聽眾他過去當過科長一類的官，後來在台灣護持佛法，每個法會都參加，非常熱心布施。我正在講的時候，他就在下面提出問題，我不認識他，他對我非常仇視，他很不高興的說：「你們這些教授，只會講不會做，我在台灣護持佛法，看到好多教授光講不做。」如果你是我，你怎麼辦？我當時沒有反對他，我說：「你講得很對，好，這裡有一個教授，你就打他。這教授光說不練應該打，現在你面前站了一個教授，你打。」我又說：「你如果不打他，你也是光說不做。」他在那裡躍躍欲試的樣子，我就把眼鏡拿下來，我說你打沒有關係，我常常做這種事情。他看看我師父，我師父看看我，我師父眼睜起來，往底下一望，他就不敢打我了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沒有反對他，我接受「教授」不好，光說不做。但實際上，他也是光說不做，他不敢打我，這真是置之死地而後生。

人活在這個世界上，你不留戀，不貪，不貪名，不貪官位，不貪錢，什麼都不貪，你就什麼都不怕，你做事便做得很自然。所以，我們真正護持佛法，就要把我們了解的佛法應用在日常生活上，這是真護法。

四聖諦是佛教的教育綱領

佛法的內容應該包括什麼？這當然非常廣泛，但我認為要以四聖諦——苦集滅道做為佛教的教育綱領。不論你是在家或出家、學生或老師，都應該遵守這個綱領。這個綱領在道的方面當然包括八正道，但是我們不能夠侷限在過去的解釋上。我教書，每個學期都寫一個課程的 outline【大綱】。那個大綱每學期都差不多，但我教的內容每個學期都不一樣。苦集滅道是我們教育的綱領，但內容並不一定要一樣嘛，不能說我師父這樣教，就一定是那個樣。

我舉個例子。苦，我們都知道三苦、八苦。苦，有逼迫性；集，有召感性；滅，有可證性；道，有可行性。我認為苦不只有逼迫性，逼迫性那只是沒有出息的人的一種感受，沒有志氣的人的感受。在苦的時候要站起來嘛！人倒下去能站起來才是真本事。老是站著的人，那不是真本事。像鄧小平有本事，像 Nicson 不簡單，被打倒後再站起來，是真本事，經得起考驗。所以苦不僅僅是召感的，召感性是我們沒有志氣，不能承受這個壓力才感覺苦。苦有轉機性，這正是你轉換的機會來了，看你是不是個英雄？是不是個好漢？我們修道人講英雄好漢，我只是舉個例子，看看我們是不是還有道心啊？！

你在苦的時候還修道，你是真修道！所以我們修道人應該到五台山、終南山，去看看住在小茅篷裡的修道人，看看人家怎麼修道？過什麼樣的生活？你去看看，就會增加你的道心啊！不要光看那個大廟、大佛像。光看那些東西，那些東西是花枝招展，使你變得浮華。你布施一點錢給某位法師，你變成大護法，這是使你墮落的機會！這法師因此就讚歎你，這是使你墮落！

我對我的法友說：「假使沒有飯吃，很窮，千萬不要供養我，不要給我錢，我不要錢，你愈供養我，我就愈要罵你。」。我確實這樣，真正供養我五年、六年、十年以上的，我真常常罵他。我很少誇獎他的，偶爾有，很少，有也只是他太失望的時候，我稍微鼓勵他一下也就是了。為什麼呢？他拿錢出來支持佛法，是支持印經，我不要他支持，我應該告訴他這個道理，他有錯誤我就指出來嘛，我不是光讚歎他呀！錢布施在布施中不是最殊勝的。我不是教你一毛錢都不要布施，不是這個意思，但是要知道供養的目的在哪裡？護持大乘佛法，功德無量。什麼叫護持大乘佛法？就是將大乘經典的道理應用在生活上，就是供養、護持大乘佛法，功德無量。

《八大人覺經》是「生活佛教」的綱領

因當初講《八大人覺經》我提出「生活佛教」，所以我把《八大人覺經》立為「生活佛教」必備的經典。這部經典很多人都背過，我教他們一定要背，很短嘛，誰都能背，每天早晨要背。《八大人覺經》是「生活佛教」的一個綱領，十善、六度是「生活佛教」的一個方便法門。

待人以慈悲，處事以定慧，無住為本

今天我另外提出兩句話，做「佛心村」常住的座右銘：「待人以慈悲，和敬為上。處事以定慧，無住為本。」佛法雖然很多，這個綱領很簡單。

佛教徒不是不要做事，我們不是跟人都隔斷關係，不是。我們待人是要慈悲呀！尤其「悲」這個字。「慈」就是幫助人家解決困難，「悲」是包容，包容謂之悲。「悲」是非心，包容一切眾生，接受一切眾生謂之悲。包容很不容易，包容善人、

包容你的朋友，不難；包容壞人、包容你不喜歡的人，很不容易，但那是真慈悲。「和敬為上」，和和氣氣的，和平和氣相互尊重，這是至高無上的原則。

處理事情不能離開定和慧，即禪定跟智慧，但要以無住為根本，無住、無念、無相，這是我們的根本。不是不做事，是做事不要讓事給糾纏住。外境的境動、境變化，而你的心不變就是定。你的心如如不動，心不動就不會形成三業，就沒有障礙，那就是智慧。

好多人說修道要打坐，我說不要打坐，打坐只修到一小部分。你要修禪定，就是當你到辦公室的時候，把你家裡的事忘得乾乾淨淨，不要帶到辦公室。回家的時候，辦公室的事不要帶到家裡，乾乾淨淨，那你就有點定力了，各位試試看能不能做到。再縮小一點，你念佛的時候不要念經，念〈楞嚴咒〉的時候不要想《金剛經》，你念《金剛經》的時候不要想〈大悲咒〉，你能做到嗎？這就是定。在這些地方訓練自己，這是真功夫，這叫做時時修道、處處修道。

修道不是修給人家看的，修道是修自己，是個人的事，是你自己的事，是我自己的事，與他人毫無關係。一家兩個佛教徒都修道，在外都是佛教徒，回家以後兩個像仇人，這哪算佛教徒呢？這不是佛教徒。佛教徒的家庭應該和和樂樂，才叫做佛教徒。在這方面用功夫，是真功夫。

不貪、不求、不懼、不愁

不爭、不辯、不嫉、不諂

「佛心村」常住施行八不原則，我告訴各位做為參考，就是「不貪、不求、不懼、不愁、不爭、不辯、不嫉、不諂」。

不貪求、不恐懼，不貪就不害怕了。有一次我去看一位醫生，是中國醫生，他說：「你們佛教徒都叫人不貪，那生活怎麼辦？」這個問題很奇怪，我當時不能回答，我說：「你看看我像不像一個佛教徒？」他說：「你很虔誠呀。」我說：「你看我還活不活得了呀？」，他說：「胃口還滿好的嘛。」有的人不會觀察，以為不貪，日子就不能過了，不是這樣的。

我曾經保證過，我出家以後才不做這個保證了，我剛認識佛教，靠我的熱情保證過。我說：「你只要『不貪、不求、不懼、不愁、不爭、不辯、不嫉、不諂』，你做到這八個字，如果你在社會上沒有飯吃，你到佛心村來，我一碗分你一半，三個人，一人三分之一，餓死了，我們統統死了算了。」到現在還沒有人到佛心村來要飯吃，不會餓死的，絕對不會，要有這個信心。既然我們餓不死，那麼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問題？只是生存，這個世間就是生存。有了生存以後，你最大的問題是什麼？生死的解脫。

「生活佛教」的目的，就是要我們做一個獨立自由的人，過一個快樂無憂的生活。要達到這個目的，必須定慧慈悲具足。你要想定慧慈悲具足，你必須在自心中求真理，迫切的學習，若能做到這一點，你是個好佛教徒，你真護持佛法。今天我講到這裡，拉拉雜雜的講了一堆；但我的話再講一天也講不完，所以我留一些時間，看看各位有什麼問題，我願意盡我的能力回答你們的問題。別人告訴我說，台灣有一個習慣，大家不喜歡站起來講話，用一張紙條寫好送上來。我知道那個消息以後，我不做那個事，你寫紙條也可以，你要具名，我把你的名字念出來。我們做一個佛教徒，要敢做敢當，而且問問題，也是很大的學問。

問題解答

問：後學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法師，在學佛的過程中，如何將親情、愛情、道情融為一體？請師父開示，阿彌陀佛。

答：一個人做一樣事情，要想面面俱到，不可能。當你還在愛情中的時候，好好地愛，熱烈的愛，順便做一下親情，不要道情，那就是道情。因為做任何一件事不認真的人，愛不能好好地愛，修道也不能好好地修。一個人做一樣事，必須專心那樣事。有一天，你這個愛情沒有了，那麼還剩親情，親情沒有了，就全部是道情，道情裡面沒有愛情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。

所以說，你還是人家丈夫的時候，你還是人家父親、母親的時候，你偷偷摸摸的說要去修道，你樣樣都做不好耶！你自己苦惱，你也給別人帶來苦惱，這是我的經驗，我的看法。當你能好好做一個丈夫的時候，一個真正好丈夫的時候，你可以感動你的妻子，感動你的家人，跟你一起修道。如果你真愛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真正愛你，她不會委屈你一生，她會讓你走，你應該去修道，她求你去修道，那個時候就不要再牽牽掛掛了。

問：聽師父說是因為《六祖壇經》而入教的，《壇經》中六祖所說的「說通及心通，如日處虛空，唯傳見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」，好像是頓宗的。師父剛才說過「斷欲」，「斷欲」是不是頓宗的一個法門，請師父開示。

答：「說通及心通」，說簡單一點，就是你看了經典，道理明白了，你「說通」了。「心通」就是用在你的生活上，兩個事理沒有障礙，就是「說通及心通」，就這麼簡單。

「如日處虛空」，你「說通及心通」真能做到某一個程度，你就內照開解。修道人呀，你修道一定要內照開解，否則你就是瞎子摸象。大乘門開，一定要內照開解。打坐的人，你內照不開解，坐坐當然好，但你只是在黑暗裡摸索。一定要內照開解，這是修道人出世的門路。這個門一定要有，為什麼？因為沒有黑佛，佛都是光明的。等你內照開解了，你能夠事理一致了，我們修到事理一致，然後

慢慢提高你那個理，提高那個理讓這個事跟上去，這樣久久一定內照開解。我們說修道要有一個理路，有一條路，但也不要講太多太難的話。我認為我們佛教徒講太多菩薩話、佛語，而自己是個凡夫。所以我的說法，就是從生活上去糾正它，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目標，那個目標就是「明心悟性，成佛作祖。」現在改正自己，就是現在，過去已經沒有了。但是過去的果在現在，未來還沒有來，但是未來的因在現在。不是現在不做，就是現在，一直改變，一直改變，你一定會內照開解。內照開解，你就知道「如日處虛空」的道理、感受了。所以，修道就是把悟得的道理用在生活上，這是最實際的事情。

問：師父是在什麼樣的意念下，讓你放棄像這樣一個令人讚歎、期盼與羨慕的教授職位，走上出家這條道路？還有在家、出家跟你的「生活佛教」有什麼不同的態度？

答：我是一個非常愚蠢、頭腦簡單的人，非常簡單，我沒有什麼不簡單，我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人。我從小流浪的環境非常簡單，我只會一樣事——念書，其他都不會。我是從念書念出來的。我剛講過，我從小就不喜歡兩樣東西：權跟錢。我現在不反對了，我看到有權的人、有錢的人，他有他的苦處，他的苦處不同。我現在看任何人都很苦，只是苦得不太一樣而已。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因緣，所以我勸人，即使有權、有錢都很苦，不要羨慕別人。你只有一個自己，就是你，你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，也是最愚癡的人。

我說個故事。我的女兒非常聰明，念書也行，那個腦筋之快，對人的反應非常快。我們父女感情很好，但是她認為她這個爸爸在美國，就是不如美國人神氣，我不這麼想，但她就這麼想。我喜歡很簡單的生活，我開一輛貨車。我為什麼開一輛貨車呢？因為可以拉木頭蓋房子，做家具，還可以拉馬糞種菜，所以我買一輛貨車，但我女兒覺得開貨車很不像個樣子。有一次她去看球賽，我去接她回家。我看她站在那個地方，我就把車子停在附近，她不來，跟同學聊天，我就等，她還不來，等她同學都走了，然後她很快跑過來說：「Dad, hurry, hurry up!」我說：「What's wrong?」她說：「因為這輛車子太醜陋了！」

我回家很生氣，我說「我們來談談」，我說：「世界上你只有一個爸爸，好是一個，壞也是一個。」我說：「你考慮考慮，你換一個，你去找一個，我不做你爸爸了。」我叫她去找，去換一個。她想了一天說：「爸爸，我還是要你做我爸爸。」我說：「好了，你接受我是你的爸爸，你就只有一個爸爸。當你只有一個的時候，不可以跟任何人比，你只有一個爸爸，你不能比，比不公道。你想想看，我這麼一個，好也好，壞也好，我只有這一個。最實際的辦法，是改善這一個，不是去跟人家比。你跟人家比，非常不慈悲。你說你要錢，如果我錢很少，我跟誰比？我的錢很少，不可能去跟 Rockefeller 比，跟王永慶比。我跟隔壁鄰居比，這不是很不慈悲嗎？你怎麼跟鄰居比呢？比輸了、比贏了，都不好嘛。所

以不要比，永遠不要跟人家比，就利用你現在有的這一個，做一點點有意義的事，讓你自己過一個快樂的生活，做一個獨立自由的人。」

你可以辦到，任何人都可以，你真正聽我的話，回去想想看，你決定做，三年之內你是另外一個人。你可以觀察這一年你有無改變。我做事是專心一志，不在親情、愛情、道情上分別呀！你在這裡分別，你不是個好丈夫，你不是個好兒子，你不是個好道人。選擇一樣，你努力專心去做，自然就走進去了。別的東西，你不解決，自然解決了。我剛剛認識佛教的時候，我修道真是專心，你不會相信我那麼專心！我為什麼這麼專心？因為我想起我在江西流浪的時候，我只有一條毯子，裡面包著幾件衣服，一捲起來，揹著就走了。問你家在哪裡？在腿肚子上，走到哪裡哪裡就是家。

一九七八年夏天，放假了，我到金山寺去打坐，打坐兩個禮拜，我自己打坐。我想我的工作也沒有問題，我是專任教授，我的太太她也跑不了，孩子也跑不了，我的錢在銀行也跑不了，什麼都跑不了，我管它幹什麼呢？我統統放下。回想我當初的情形，我也是揹著個小包袱，就到金山寺打坐去了。我下飛機後就到金山寺，坐在寺門口。金山寺那時在舊金山，我師父的道場還很破爛，我就坐在那裡，他們還沒起床，我就坐在門口打起坐來。天亮了，侍者出來掃地，一掃，怎麼有一個人坐在那裡打坐？把我掃起來問我：「你幹什麼呀？」我不講話，我揹著包袱進去又打坐起來。他們要做早課，搖我，我沒有聽他們在幹什麼，我就打坐。我要說的，就是一個人專心一志做一樣事情的時候，什麼事情都會解決。三心二意，一事不成，信不信由你。

你這個問題，我只回答一半，我再講下去。修道人，一定要對世間的事看清楚，但不要太仔細，太仔細你就掉到空裡去了。看一個大綱，這個世界你有什麼東西？我今年六十四歲，我以後還能活幾年？我還能拿到什麼？你們想想看，你能拿到什麼？名、權、財、色、食、睡？你能拿到什麼？還有什麼東西？到最後你拿到什麼東西？病跟死，這是每個人的問題。不要貪圖長壽，貪圖長壽的人真是愚癡，你長壽沒有福報，你是真受罪耶！所以我看清楚這個世界，我沒有什麼東西，很可憐，不過基本上是真的出家人。

重要的是如何把佛教對生活習慣的看法，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裡，基於這些理由，我提出「生活佛教」，希望成為一個很健康的概念，希望能把佛教的這些概念，運用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上，改變自己的言行，這是我所以提出「生活佛教」最大的原因。（全文完）